

白薔薇

劉大杰著

上海東南書店印行

1 9 2 8

劉大杰著

白

蒿

薇

上海東南書店出版

1928

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11000



著者 劉大杰

實價四角五分

發行者 上海東南書店

印刷者 上海東南書店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
啓智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十
年
後
兩
幕

次 目

十年後……………五〇

白薔薇……………一一四

十年後

第一幕

劇中人

留學生李振華及其新夫人黃曉蘭女士。

楊玉霞女士，曉蘭的同學。

陸雪琴女士，李黃的好友。

阿梅，女僕

地點，中國某城市。

時間，某年。

佈景，一間精美的臥房，佈置得整齊而又舒適。鋼琴，沙發，名畫等應有盡有。

幕開，玉霞與曉蘭對坐談天。

曉蘭 謝謝你，玉妹！送我一個這樣精緻的相框子。（右手舉相框子細看）

玉霞 這是我哥哥在東京買來送我的我想。——這樣精緻的東西，隨使用了真可惜。不如趁着蘭姐結婚的時候，就送給你做永久的紀念罷。

曉蘭 日本的東西，真是精緻。不過，這是你哥哥送你的，我不應該奪人之愛纔是。

玉霞 哥哥送給了我，我當然又可送人。但是，我不希望蘭姐再送給其他的朋友了。因為這是你們結婚的贈品。哈哈？

曉蘭 我珍重牠，像珍重你對我的感情一樣。（將相框放在茶几上，另取一胭脂盒）

玉霞 那盒玫瑰胭脂，是姐姐送給你的。姐姐說：「你們這次結婚，因路隔太遠，不能親來道賀，很抱歉的。託我帶來這點東西，當作遠地的朋友之心。」我這次本想來參與你們的盛典，因江水淺落，在路上停了幾天。到這裏，已是你們婚後的第五天了。

曉蘭（滿面笑容）這盒胭脂，想來很好。玫瑰牌這名目，已是艷麗極了。

玉霞 法國的化妝品，在世界上是有名的。這種胭脂，就是巴黎世界公司特品。

像蘭姐這樣標緻的人，在臉上唇邊再薄薄地擦點胭脂的時候，恐怕什麼人
都要拜倒裙下罷。

曉蘭 你又在講笑話了。

玉霞 不是笑話，像蘭姐這樣標緻的人，真是少見呢！

曉蘭 胭脂雖是名產，我倒不十分愛牠。（放下）這相框子，真清雅可愛。把振華
的半身相片裝進去，大小是一定合式的。

玉霞 我想李先生的相片，正好配這框子呢！真可謂「兩全其美」了。

（曉蘭走到寫字檯旁，在盒子裏取出振華的相片，裝進框子裏。阿梅捧點心，茶碗上。）

阿梅 玉小姐，少奶奶請茶！

曉蘭（持相框）玉霞！你看這多清雅。振華看見了，不知要怎樣的謝你呢？（擺

在棹上）玉妹！請吃點粗點心。

玉霞（吃點心）這是結婚的菓子罷。

曉蘭 是的，請你多吃一點。

阿梅 少奶奶！這個金框子，要買幾十塊錢？我眼睛照得發光了。（笑）

曉蘭 可憐這了頭，好像劉老老走進賈寶玉的臥房一樣。

阿梅 真的，金框子我纔見過的呢！

曉蘭 不要再說了罷。阿梅！你到廚房裏去看看燉的鴨子，不要燒乾水了。少爺

想也快回家了。玉霞！今天晚就在這裏便飯。（阿梅下，）

玉霞 我要回學校去。

曉蘭 急什麼！既然出來了，不妨多頑一下。你試試我親自做的鴨子看。振華說，清燉鴨子，是我的拿手好戲。

玉霞 振華姐夫真幸福。有這樣標緻的蘭姐燒鴨子給他吃。我有什麼資格，能分嘗一盞哩。

曉蘭 不要客氣，你明年做千層蛋糕給方先生吃的時候，送一片給我嘗就是。結婚期大概在明年暑假罷。方先生真有福氣，碰着我這個比花還要美的玉妹。

玉霞 (臉紅)說話多刻薄呵！

曉蘭 說中了你的心，你就難過是不是？

玉霞 (笑)我不難過。我想——只有你們結了婚的人，臉皮真厚呢！(阿梅從右側上)

阿梅 少奶奶，陸小姐來了，

曉蘭 在那兒？

阿梅 樓下。

玉霞 是不是陸雪琴？

曉蘭 是的！你坐一坐，有伴了（起立，跳動。）

（曉蘭同阿梅下，一刻，雪琴曉蘭同上。）

曉蘭 （舉手向雪琴）這是密斯陸。（向玉霞）這是密斯楊！請坐，大家隨便些。

玉霞 久聞大名，不過還是初會。

（玉霞，雪琴，曉蘭就坐。阿梅捧茶菓上）

阿梅 兩位小姐請茶。

曉蘭 粗粗的點心，淡淡的茶，我真不好意思請你們呢！

雪琴 做過新娘的人，舌尖就變圓滑了。你看這幾句話，說得多麼客氣。

玉霞 真是上等少奶奶的口吻。

曉蘭 嘴多厲害呵！

玉霞 這是蘭姐結婚的菓子，密斯陸，請試試罷，不然蘭姐又不高興了。

雪琴 是的，我今天特來吃他們的結婚菓子的。

曉蘭 那末，你就多吃一點罷。（向阿梅）阿梅！去泡三杯君山茶來，快一點。

阿梅 是的。（阿梅下，雪琴吃菓子。）

雪琴 這菓子又甜又酸，最後還有點苦味，大概愛情的滋味，全在裏面罷。

曉蘭 我是不承認愛情有苦味的。

雪琴 深一層了解愛情的人，應該深一層體驗到愛情的苦味。我以前做個一篇小說，就是寫愛情中的苦味，比甜酸味都要多。

曉蘭 是不是那篇窮途？

雪琴 是的。

曉蘭 振華和我，都不贊成你那篇的意見。

（阿梅捧茶上。）

阿梅 請兩位小姐試試這君山茶看。這種茶，少奶奶只泡給少爺吃的。

玉霞 那我們真應當重謝。

雪琴 是的啊！

（同飲茶，笑。阿梅檢點棹上報紙）

曉蘭 阿梅你少說兩句無聊話。下去看看，要廚房預備飯，說今晚有兩位客。（

阿梅下）

玉霞 （起身）我不吃飯，不早了，我要回去。

雪琴 何必急，再坐一坐，同路走罷。

曉蘭 都不要回去，一齊在這裏吃飯。振華也快回家了。

玉霞 今天實在因為學校裏有事，不能在外面吃飯。我到蘭姐家裏，難道還講客氣。請密斯陸不要走罷。

雪琴 我也要走。（起身）

曉蘭 玉妹，既然學校裏有事，我就不留你，雪琴你剛來，無論如何，要再坐一刻，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談呢！

雪琴 那末，我就再坐一刻。

玉霞 我先走了。（行）密斯陸有工夫的時候，請同蘭姐到我們學校裏來頑。我們同學都很喜歡讀你的作品。

雪琴 是的！我早就想到貴校去參觀了。聽說貴校的風景不壞。

玉霞 我走了！（玉霞行，雪琴曉蘭跟着送她）

曉蘭 謝謝你的贈品，並且謝你的姐姐的胭脂。禮拜日，望你常來頑。

玉霞 是的，一定來。（走到門邊，點頭。）密斯陸，蘭姐，再會了。

雪琴 再會了。

曉蘭 再會了。

（雪琴，曉蘭回坐，雪琴取相框子看。）

雪琴 這相框子真清雅，振華的相片，配在裏面，更覺風流神氣了。

曉蘭 這是楊玉霞送我的，還有這盒玫瑰牌的胭脂。雪琴，你看我多高興，朋友

們對我這次的結婚，都在替我歡喜，都在對我羨慕呢！

雪琴（強笑）哼！未必罷。我就是一個不羨慕的人，也並不替你歡喜。

衡蘭 你爲什麼要這樣說？

雪琴 是的！我不僅不替你歡喜，我還替世界上結婚的人擔憂！

曉蘭 在我們最愉快的婚後的第五天，你不應該說這煞風景的話。雪琴！

雪琴 不是，我的話是真實的。你應該深一層體驗我的話。

曉蘭 你的話，我很懂得。不過，你要知道；我和振華的結婚，全是愛情的結合。是精神與肉體調和的愛情，是永久不變的愛情。

雪琴 你們總是世上的一個人，總跳不出人間這圈子。

曉蘭 振華的愛我，我的愛振華，你是知道的罷。振華對我的那種溫柔，我真形容不出來。一刻不見他，我就難過。我真陶醉了！真陶醉了。

雪琴 醉了酒的人，是容易醒的。

曉蘭

不是，我們的愛情之力，又不是容易醒的葡萄酒。這種力，把我和他的心合而爲一。無論在什麼空間，無論在什麼時間，我們的全身，都浸在這溫柔裏。離不開，永遠離不開的呵！

雪琴

人生是一個夢，愛情也就是一個夢。

曉蘭

雪琴！你的話很對，到底是文學家的口吻。人生恐怕只有做夢的那一剎那，是最美滿的罷。真對呵！你把愛情比做一個夢。我們永遠在這夢裏過活，永遠在這夢裏受人間最高的滋味。

雪琴

世界上的夢，沒有不醒的。

曉蘭

像我和振華這樣的愛情的夢，是永遠不會醒的。雪琴！我真滿足，人生要到這樣才有意義呢！你看我家裏的空氣，是多平和，多美滿。我真快活得說不出話來。你今晚就在這裏便飯，振華想也快回家了。

雪琴

我希望你的愉快是永久的。

曉蘭 當然！你想想看，世上一個女人，同她心中最愛的男子結婚了，怎麼不高興。況且那男子又是那樣愛她。

雪琴 我總覺得愛情的夢，比人生的夢還要虛幻。女人同男子結婚，實在是犧牲自己，也可以說是不尊重自己。

曉蘭 你的話真奇怪，世上的女子，那個不結婚。像你這樣講獨身的，世界上的人，能有幾個？我並不覺得你們這種人，就是尊重自己。

雪琴 你這時真滿足極了。

曉蘭 不是。雪琴！你要知道，我這種滿足，是世人普遍的心理。因為我有世人共有的心，我有最真實的情感。我最討厭偽善者。記得有一次讀一本小說，說世上大罪大過的人，都可進天國。只有偽善者，是站在天國的門外的。我想——凡是頂塊假招牌的人，都是天國門外的同伴。

雪琴 你的話，我都懂得。你說我是天國的門外客，是不是？